

旧社会淮安的灯笼店

○高建平/文

在旧社会淮安城内灯笼店，多在淮安城内市井繁华地段，多与卖雕漆器皿的、卖古玩、玉器摆件的店面为邻。淮安城内南门大街东边还真有一条灯笼巷，巷在淮安府学西，南北走向，今犹存。此巷因住家开灯笼店而闻名。

这种灯笼店一般只是一两间门面，都很精致，磨砖对缝的房屋、雕梁画栋、红油漆窗棂，夏天挂竹帘子，冬天则在与磨砖墙面平齐的外口装上精雕细刻的风门用以隔寒，几乎像《红楼梦》中的怡红院、潇湘馆的格局，完全是老淮安最精致的灯笼店。

谢荣芳(前两年96岁高龄仙逝)是老淮安的名门闺秀，端庄稳重，书画、古玩样样精通。她是民国初年芜湖关督杨蔚霞的孙子媳妇，也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杨士骧的侄孙媳妇。她曾介绍说，过去进了这些装饰讲究的灯笼店里面一看，哎呀，满眼全是五光十色的灯，大大小小的红纱灯，飘着鹅黄穗子的、四方糊着白纱、工笔彩画山水人物的小官灯，象一个半透明大球一样。上面画着仕女人物、花鸟草虫的羊角灯、琉璃灯……屋顶上挂着的，硬木“多宝隔”上摆着的，货架上面收拢堆着的，都是灯。

过去淮安灯笼店制造的这种灯，有一个特征，即除去羊角、琉璃等灯外，其他材质的灯笼都能收拢起来。一个三尺高的大红纱灯，支起来象个“地球仪”一样的大圆球，但如雨伞般的收拢来不过只有一束，携带、存放都很方便。一架二三尺高的大官灯，看上去又是牙子，又是穗子，难拿难放，但若按销子拆下来，就变成了几片。这都便



利了携带和存放。

在那没有电灯的时代，淮安三城内外大红纱灯销售量最大，它不仅是元宵节、中秋节、过年等重要节日的点缀，更重要的是实际生活中使用。

尤其是在明清时代，淮安郡城外内官府衙门星罗棋布，大大小小的文武官员，外出最少都得要有一对带“官衔”的纱灯，这都是白纱灯，两头糊黑云头花边，中间一行“扁宋”红字写官衔，这种灯用一根灯杆挑着。灯杆是弯头毛竹片制成。样子极象打灯球的那根“曲棒”，制造十分灵巧。不过这是明清两代的官衔灯笼，其后这些华灯实用性少了，便成了一种艺术灯具。

淮安乡贤宋锦春(86岁，旧社会毛笔社制笔工人)，他对制作纱灯颇有研究。他说，我们淮安这地上制作灯笼要分许多行道。如制作纱灯，中间插蜡的灯芯架子归一道手续，底下一块圆木头，竖两根粗铁丝做提梁。还有活络插蜡的，别紧纱罩的装置。做纱罩骨子是一道手续用好木头嵌两个木

圈，木圈中心按竹架股数出开槽，把竹篾两头削平，嵌入槽中，用胶膘好，用木钉钉好。糊纱又是一道手续。纱是生丝绢，都剪成橄榄形小片，糊的要牢，还要挺括，而且要能收能张，收张志坚，不会破损。这三道工序都不是简单的，而且尺寸还不同。大的纱灯，常用的三、四、五尺。买主买了灯，还要替买主剪贴堂名。

据谢荣芳女士讲：过去淮安什么官宦世家、公馆、大宅门等，他们家娶亲(灯为红色纱灯)、出殡(灯为白色纱灯)都有堂名灯子。如过去我们杨家娶亲，最前面为金瓜掌扇伞、紧接着是头锣一对、二锣一对、后为童男童女共六位提着红色小灯笼担在膀子上慢慢走着，喜吹八名，再后为大红花轿、轿夫跟随其后扛着一对红色的双喜纱灯、然后就是一对“四知堂”纱灯(灯左边用红色扁宋体书写着“杨”字，右边就写着“四知堂”，淮安俗称：戳灯)，最后面就是执事牌子，什么进士及第、什么大臣、什么总督、什么大使、什么钦赐顶戴等，声势浩荡。

据笔者所知，淮安官宦世家都有堂名，如河下白酒巷裴公馆的绿野堂、河下姜桥巷谢公馆的沐春堂、秀轮寺巷杨蔚霞家的四知堂(杨蔚霞是杨士骧的三哥，也是谢荣芳夫君杨寿康的祖父)、兴文街杨公馆的四知堂(即漕运总督杨殿邦的公馆，其孙即杨蔚霞)、更楼东街杨士骧家的四知堂(所谓四知堂名字由来，谢荣芳女士介绍说，就是官对官讲的：即天知、地知、你知我知的意思)、大鱼市口东街杨咏禹家的传经堂、双刀刘巷郝肇珩家的晒腹堂(郝肇珩是著名散文家袁鹰的老师)等。

过去淮安纱灯种类很多，有扁的，象个矮瓜；有圆的，象个西瓜。在旧社会制作纱灯还是个粗活。如淮安官府衙门、城门楼、府学、县学、试院、官邸、寺庙官观等重要建筑前悬挂的官灯，做法极为讲究，官灯外围要雕刻红木牙子，要工笔细画。那就更能显示出手艺的高低，其工艺之细，可说是无穷无尽了。



寻忆往事

XUN YI WANG SHI



淮安地名史话

淮安市民政局
淮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 编

淮安市民政局区划地名处供稿

黄土桥

黄土桥在山阳旧城东三里，志书记载为“歛人程志仁建”。其地本为墓葬区，即三里塘的一部分，淮安许多名人皆葬此地，桥名黄土，含有富贵功名皆黄土之意。

黄土桥以石人石马出名。早些年，黄土桥的荒烟蔓草中，石马、石羊犹立，石人皆倒卧，路人不敢近观。据地方文史资料记载，此处即明代状元丁士美墓道石刻。丁士美，字邦彦，清河县籍，去世后安葬在山阳。嘉靖己未状元，官至管国子监，掌翰林院事。为人有风操，清正耿介，不媚权贵。后黄土桥的石人石马皆移入勺湖公园中，今尚存。有抱笏文臣一对，持剑武将一对，均高2.5米；石马一对；石虎一对；石羊一对；石香炉一座。

后读《重修山阳县志》，知葬“城东三里塘黄土桥”者，尚有明太常丞杨正经，杨正经以音乐见长，崇祯皇帝曾召之便殿，使弹琴，称善，“赐汉、唐琴各一，出入供奉”。后

京城破，明室覆灭，杨正经抱琴来淮安，住望社名士陈美典家，“尝制《琴操》二，一曰《西方思》，思君也；一曰《风木思》，思亲也。每对客挥弦，凄然泪落，闻者悲之”。道咸间，诗人鲁一同曾有诗《黄土桥吊杨太常》，末云：“此地经过重怀古，郊原麦秀多风雨，桂椒无复荐酒馨，牛羊空自街花舞。陵迁岸改几经秋，百年浩劫同蜉蝣。君不见钱庄(谦益)阮第(大铖)今何在，黄土桥前水尚流。”

抗日战争时期，黄土桥发生小刀会众抗日遭到重大伤亡的事件。民国29年(1940年)农历正月的一天拂晓，驻淮安城里的日伪军下乡“扫荡”，一位刀会哨兵将一名日军军官用大刀砍翻在地，日军狂叫着将刀会哨兵刺死。下午，各地刀会会友集中到黄土桥，并在地洞沟设伏，当日军接近地洞沟时，负责警戒的会友立即吹起了牛角号，埋伏的会友一齐杀出，日军一时慌了手脚，大



黄土桥抗日纪念碑

炮、机枪来不及架设，双方展开了肉搏战。日军多经过正规训练，加上使用的武器枪长刺利，而刀会武器多是单刀，只能抵挡招架，渐渐地处于被动局面。敌人乘机架起机枪扫射。尽管会众人人奋勇，成批成批地冲过地洞沟，向敌人冲杀，但还是付出重大伤亡的代价，共有600多人壮烈牺牲。日军也

伤亡20余人。

黄土桥之战是淮安民间武装自发抗日的第一战，血的教训也让淮安人民清醒地认识到，对付凶残的敌人，鲁莽硬拼无济于事。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，讲究斗争策略和手段，扬长避短，灵活机动的打击敌人，才是取得斗争胜利的途径。